

觀傅抱石的佛教相關水墨畫

◆ 陳清香

由時報文教基金會、羲之堂與國父紀念館等單位合辦的「傅抱石百年大展」，在台北市國父紀念館盛大展出，展期自去年（九十三）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止。

傅抱石的繪畫展覽，大約在二、三十年前，經常出現在台北市歷史博物館或其他畫廊，有時候和吳昌碩、齊白石等的畫作共同展出，號稱三石畫展。因他們都是清末民初的水墨畫家，有繼承傳統文人畫的筆意，又能創出自我獨特風格者。而此次在國父紀念館的作品，數量相當可觀，為在台歷年來之冠。

傅抱石（1904—1965），江西南昌新喻人，原名長生，改名瑞麟，後以抱石名世。自幼雅好繪畫、書法、篆刻，也臨摹名家遺品，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南昌第一師範，當時以敏銳的直觀，加上好學博聞強記，二十二歲便完成了《國畫源流述概》、《摹印學》、《中國繪畫變遷史綱》等著作。

一九三二年受徐悲鴻的推薦，公費留學日本東京，除從金原省吾學習東方美術史之外，又涉獵雕塑、油畫。一九三五年返國受聘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，一九三七年因戰爭遷至重慶。在四川期間，受當地山川丘壑的啟發，自創出空前的繪畫語彙，時人名之為「抱石皴」。他以此皴法創作了無數的繪畫精品，奠定了傅氏「新古典風」的特殊風格，從此畫名扶搖直上。一九四九年後，曾任南京師範學院教授、江蘇省國畫院院長、美協江蘇分會主席、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等職，有關繪畫著作甚富。

傅抱石的繪畫題材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時代風格，有山水畫、人物畫、花鳥等。其中所畫歷史人物故事，偏好文天祥、蘇武牧羊、湘君、九歌、竹林七賢等，寓意氣節高潔的人格。由於畫中山水、樹林佔大幅面，一般歸類為山水畫家，但一生作畫也不乏佛教題材者，以下舉例述之：

如題為「白衣觀音」的長捲軸畫（封面），長寬尺度是 110.1x34.5 公分，畫中以簡逸工整的筆意畫一尊有如仕女的觀音像，觀音頂上高聳著濃密髮髻，加上淡雅的髮飾，而五官端莊，眉心白毫，面部敷粉猶如京劇人物。菩薩身著白色衣袍，交領右衽，寬袖掩膝，袍服腰間繫帶，右手持紅色淨瓶，瓶中插楊柳枝。

如果取掉了淨瓶柳枝，則此幅只能是仕女圖。傳統的觀音畫，自宋元以下，頭上必戴頭巾，且寶冠高聳，瓔珞嚴飾，表現出十足的貴族韻味。但傅抱石的這一幅白衣觀音，卻打破傳統的觀音畫風，掃除了華貴的裝扮，表現出十足的民間氣息。觀音是慈悲的化身，為了度眾，可以化身三十三身，應以人身得度者，則化身人身。

二十世紀的觀音畫，自應表現二十世紀風格，這尊觀音表現了京城仕女式的觀音。相同的時代，台灣的陳進也曾畫白衣觀音，所穿的衣服是洋裝，比之更貼近民俗社會。

傅抱石的白衣觀音，已顛覆了傳統的式樣，創意十足，圖中有題款曰：「甲申七月初十日寫於東川金剛坡下山齋之南軒，抱石」。鈐印：「抱石之印」、「傅」、「印

癡」、「其命維新」、「抱石齋」。

又如：「無量壽佛」（見封底），那是寬 63 公分高 30.5 公分的橫幅，畫中以濃淡相間的水墨用筆，勾出右側粗獷的高山流水，和左側冷硬的老松枝幹以為陪襯。右方正中，以細筆描繪出一位光頭圓頂，身著紅色袈裟的老僧。老僧結跏趺坐，濃眉細目，五官清俊，其紅色袍服袖口，披向兩旁，構成一個近乎正三角形的圖樣，在全然青藍墨色系譜的襯托下，格外醒目。

畫中雖以老僧為題，但落款卻曰：

無量壽佛

德蔚丁太夫人

古希榮慶

乙酉人日開筆敬寫

新喻傅抱石

鈐印「抱石大利」、「乙酉」、「其命維新」。可知此畫應是畫於一九四五年，距今剛好一甲子年，作畫是為友人高堂德蔚丁老太夫人祝壽者。

無量壽佛原是阿彌陀佛，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。傳統的阿彌陀佛畫，莫不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以符合儀軌；但自宋元以下，不少文人畫家好畫紅衣僧人，題名曰無量壽佛，將佛陀畫成修行的有道高僧，有如羅漢，既表祝嘏，也表佛陀可以應機施度，變化不同的形象。這幅無量壽佛，是與人間十分接近的佛像。

又如「天女散花圖」，是一幅長捲軸，尺度 110x31.3 公分，圖中天女上身披綠色彩帶，下著紅裳，斜著身子飛翔雲端，手中拿白色的蓮瓣正灑向地面，畫面十分絢麗。（見圖一）

天女散花的故事，出自《維摩詰經·觀眾生品》，曰：「會中有一天女，以天華散諸菩薩、大弟子上。華至諸菩薩，即皆墮落，至大弟子，便著不墮。天女曰：『結習未盡，花著身耳。』」

但歷代畫人取意態之美，逐漸脫離佛經原義，依〈設齋歎佛文〉曰：「龍王獻水，噴車馬之埃塵；天女散花，綴山林之草樹。」此意是指天女的散花，使得山林大地更加華麗，也使大千世界更添繽紛多采，是為現實世界美好的寫照。

此畫中沒有出現舍利弗大弟子，在用筆、造型上沿襲了敦煌壁畫的餘韻，畫幅下方有款曰：

「甲申始秋，東川金剛坡下山齋，新喻傅抱石造像。」鈐印：「抱石大利」、「甲申」。

又如「虎溪三笑」，條幅立軸 167x41 公分。（見圖二）

畫中在兩棵蓊鬱的大樹下，有三人談興正濃，三人的旁邊有虎溪橋，橋邊圍檻正露一角。全幅濕筆作畫，水墨淋漓，濃淡相映成趣。

虎溪三笑是自宋元以下流行的畫題，取材自東晉慧遠的故事。慧遠是中國蓮宗初祖，駐錫廬山東林寺，戒律嚴明，曾與居士劉遺民等結社念佛，共期西方淨土。

若有訪客拜會請益，送客以虎溪爲界。但有一日，道士陸修靜、彭澤令陶淵明來訪，三人相談甚歡，慧遠送客時，卻因談話投契，不知不覺的越過了虎溪，是故三人撫掌大笑。

這個題材，不但文人畫常見，傅抱石也多次反覆畫過，是可歸類於山水畫，人物只是點綴其間。題款曰：

「詎能隨眾嘆，我亦付無言，傅抱石蜀中寫」。鈐印：「傅」、「抱石」、「抱石齋」、「印癡」。

又如「布施圖」（92x61公分）畫中畫一行腳僧人踏入一民戶化緣，主人施以紅包，此寫布施的實景。或許傅抱石爲表現樂善好施的美德吧，因布施是六波羅密之一，梵語稱檀那，有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三種，財施指有形的施予，法施是指將佛法傳布予人，無畏施是指予人以無所恐懼的布施。此畫應是只指第一種布施。（見圖三）

觀賞此畫，可以見到在構圖上，以濃濃的翰墨，營運出綠蔭盎然的大松樹景觀，拱形的樹幹下，露出民居的前廳，細膩的筆致描繪出穿著袈裟的僧侶、櫃檯前的主人、圓凳後的瘦小婦人等。在樹梢上尙可見此屋頂的細細瓦片。在用筆和構圖上沿襲了傳統水墨的韻致，在取景上卻是寫景的南國的居家生活，很是親切。此畫題款曰：「抱石蜀中寫」。鈐印：「傅」、「抱石得心之作」。

傅抱石由於心儀清初遺民畫家石濤山人，曾計畫將石濤上人一生事蹟予以形象化，雖未完成，但也畫了十多幅。其中最細致的是墨彩交融的「石濤上人詩意圖」，水墨渲染出明暗樹石，正襟危坐的上人在紅白梅花樹下，烘托出上人高潔的人格。（見圖四）

傅抱石的繪畫，處在民初一片水墨改革的聲浪中，以其熟練的中國畫技基礎，與深厚文人學養，終能延續傳統文人畫的運筆氣韻；且又能另闢蹊徑，創出抱石皴的散鋒筆法，用在山體、樹體、森林、人物衣褶上，均十分獨特。而佛教相關題材，雖然不是很多，但僧侶卻一再的出現在畫面中，反映出傅抱石對出家人的景仰，對寺院的嚮往，對觀音菩薩大慈大悲精神的尊敬。傳統的文人雖然受儒家思想的陶冶，但心靈深處仍是藏著一分菩提心願，從傅抱石的畫中，便可研讀出來。